



水滸后传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清〕陈忱 著

江西美術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清〕陈忱 著

# 水浒后传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后传/(清)陈忱著.--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480-6191-5

I.①水…II.①陈…III.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646号

出品人:周建森

企 划:江西美术出版社北京分社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楚天顺 康紫苏

责任印制:谭勋

## 水浒后传

SHUIHU HOUZHUAN

(清)陈忱 著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网 址:<http://www.jxfinearts.com>

电子信箱:[jxms@jxfinearts.com](mailto:jxms@jxfinearts.com)

电 话:010-82293750 0791-86566124

邮 编:3300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90mm×960mm 1/16

印 张:23.75

I S B N : 978-7-5480-6191-5

定 价:54.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炎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异》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禁。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编者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雠，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编者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雠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戊戌仲夏上浣，邵鹏军序于丰台晓月里

# 序

尝论夫水发源之时，仅可滥觞，渐而为溪为涧，为江为湖，汪洋巨浸，而放乎四海。当其冲决，怀山襄陵，莫可御遏，真为至神至勇也！及其恬静，浴日沐月，澄霞吹练，鸥鳧浮于上，鱼龙潜其中，渔歌拥柁，越女采莲，又为至文至弱矣！文章亦然。苏端明云：“我文如万斛泉。”是也。《水浒》更似之，其序英雄、举事实，有排山倒海之势；曲画细微，亦见安澜文漪之容。故垂四百余年，耳目常新，流览不废。近世之稗官野乘，黄茅白草，一览而尽，不可咀嚼。岂意复有《后传》，机局更翻，章句不袭，大而图王定霸，小而巷事里谈，文人之舌，慧而不穷。世道之隆替，人心之险易，靡不各极其致。绘云汉觉热，图峨嵋则寒，非一味铜将军铁绰板提唱梁山泊人物已也。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然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名言成串，触处为奇，又非口然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而已。

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之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妇女之含愁敛怨，是得《西厢》之想；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牡蛎滩、丹露宫之譬喻，是得《楞严》之悟。不谓是传而兼四大奇书之长也！虽然，更为古宋遗民惜。浑沌世界，何用穿凿，使物无遁形，宁不畏为造化小儿所忌？必其垂老，穷颠连痼，孤茆绝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继，屡憎于人，思沉湘蹈海而死，必非纡青拖紫，策坚乘肥，左娥右绿，阿者堆塞，饱饜酒肉之徒，能措一辞也！安得一识其人以验予言之不谬哉？

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识。

# 目 录

序	001
第一回	
阮统制感旧梁山泊 张别驾激变石碣村	001
第二回	
毛孔目横吞海货 顾大嫂直斩豪家	012
第三回	
病尉迟闲住受余殃 栾廷玉失机同入伙	022
第四回	
鬼脸儿寄书罹重祸 赵玉娥错配遇多情	031
第五回	
老管营少妾杀命 补天雕旧仆株连	041
第六回	
饮马川群英兴旧业 虎峪寨斗法辱黄冠	050
第七回	
李良嗣条陈因赐姓 铁叫子避难暂更名	059
第八回	
燕子矶玉貌惹奇殃 宝带桥金兰逢故友	069
第九回	
混江龙赏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征重税	079
第十回	
墨吏贪赃赔钱纵狱 豪绅聚敛加利偿民	088
第十一回	
驾长风群雄开霸业 射鲸鱼一箭显家传	097
第十二回	
金鳌岛兴兵图远略 暹罗城危困乞和亲	106
第十三回	
翻海舶天涯遇知己 换良方相府药佳人	115

第十四回		
安太医遭谗先避迹	闻参谋高隐款名贤	124
第十五回		
大征战耶律淳奔溃	小割裂左企弓献诗	133
第十六回		
浔阳江闷和酒楼诗	柳塘湾快除雪舟恨	142
第十七回		
穆春血溅双峰庙	扈成计败三路兵	151
第十八回		
镇三山遭冤入登云	焦面鬼谋妻落枯井	160
第十九回		
启兵端轻纳平州城	逞神力夺转唐猊甲	169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围	美髯公良朋解险厄	178
第二十一回		
扑天雕火烧万庆寺	小旋风冤困沧州牢	187
第二十二回		
破沧州豪杰重逢	困汴京奸雄远窜	196
第二十三回		
跨青骡英雄寻退步	演六甲儿戏陷神京	205
第二十四回		
换青衣二帝惨蒙尘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	214
第二十五回		
野狐铺正言折王进	大名府巧计救关胜	223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话新悉	大征战松坡获全胜	232
第二十七回		
渡黄河叛臣因授首	进雉酒狭路巧相逢	241
第二十八回		
横冲营良马识故主	靖忠庙养卒奉英灵	250



第二十九回	还道村法斩郭道士 紫髯伯义护美髯公·····	259
第三十回	阴阳设计铁扇离殃 南北两寨金鳌聚义·····	268
第三十一回	马国主游春逢羽客 共丞相访道遇番僧·····	277
第三十二回	庆生辰龙舟观竞渡 篡宝位绮席进霞丹·····	286
第三十三回	萨头陀役鬼烧海船 混江龙誓志守孤城·····	295
第三十四回	大复仇二凶同授首 权统摄杰士尽归心·····	304
第三十五回	日本国借兵生衅 青霓岛煽乱兴师·····	313
第三十六回	振国威胜算平三岛 建奇功异物贡遐方·····	322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诗验金鳌岛 宋高宗驾困牡蛎滩·····	331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叙旧六和塔 宿太尉敕封暹罗岛·····	340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宫三真修静业 金銮殿四美结良缘·····	350
第四十回	大聚会弟兄同宴乐 好结果君臣共赋诗·····	359

第一回

## 阮统制感旧梁山泊 张别驾激变石碣村

诗云：

甲马营中香孩儿，志气倜傥真雄姿。  
殿前点检做天子，陈桥兵变回京师。  
黄袍加身御海宇，五代纷争从此止。  
功臣杯酒释兵权，神武不杀古无比。  
可惜时无辅弼臣，维王杂霸治未闻。  
烛影斧声千古疑，岂容再误伤天伦。  
立位逾年改号蚤，金滕誓约为故草。  
秦王贬黜尺布谣，德昭德芳俱横夭。  
竖儒倡议欲南迁，宗社岌岌烽火连。  
御盖过河呼万岁，南兄北弟始两全。  
澶渊之役作孤注，乾坤再造功无二。  
朝中不拔眼中钉，雷阳枯竹沾新泪。  
圣人特降赤脚仙，深仁厚泽四十年。  
南衙笑似黄河清，枢使夜夺昆仑天。  
青苗法行系安石，郑侠绘图伤国脉。  
天中桥上子规啼，半山堂内无筹画。

首揆幸有涑水公，市夫佣贩皆融融。  
军中韩范惊破胆，金莲送归词翰荣。  
元祐党人何所负，窜逐诛夷皆准奏。  
日射晚霞金世界，竟成诗讖为北狩。  
崔君泥马渡九河，六宫能唱杭州歌。  
二圣还且丢脑后，将军愤死呼渡河。  
朱仙镇上虬生胃，痛饮黄龙志未售。  
风波亭内碧血凝，甘心佐滕微臣构。  
天道昭昭不可移，神器重归艺祖裔。  
侍奉两宫孝莫伦，茸母生时雪窖悲。  
十里荷花三秋桂，立马吴山势崩溃。  
潍淮之捷出书生，干戈祸定天应悔。  
炙手可热握大权，侍郎充犬吠篱边。  
空谈性命成何济，谢金函首玉津园。  
半闲堂中斗蟋蟀，襄阳五年围不撤。  
楼台灯火葛岭西，湖上平章宴未歇。  
破竹迎降水逆流，东南半壁谁能留？  
可怜无计干净地，开花结子在棉州。  
皋亭山下嘶万马，孤儿寡妇何为者？  
钱塘江上潮不来，朝臣尽立降旗下。  
零仃洋里叹零仃，空扶幼主在翔兴。  
甲子门中大星陨，赵氏块肉浮沙汀。  
小楼三年在燕市，成仁就义真国土。  
黄冠故乡不可期，大宋正统乃绝此。  
六陵冬青叫杜鹃，行人回首望断烟。  
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

这首长歌，是说宋朝得国之始，败国之由。自太祖开基，太宗承统，其中列圣相传，并无荒淫暴虐之主，只是优柔不断，姑息为心。又有佞壬之臣，接踵而生，害民误国，把一座锦绣江山，轻轻送与别人了。其中虽多经济大臣、韬铃勇将，弃置勿用，无由展其长技。后

来国势将倾，也就无可奈何了。且如教主道君徽宗皇帝，天资高朗，性地聪明，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能，无所不晓。若朝中有强干的臣宰赤心谏导，要做个尧舜之君，却也不难。谁知他用着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如高俅、童贯、杨戩、王黼、梁师成之辈，都是阿谀谄佞，逢君之恶，排摈正人，朘削百姓；所做的事，却是造良岳、采花石纲、弃旧好、挑强邻、纳贿赂、任私人、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遂至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岂不可惜？

即如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皆为官私逼迫，势不得已，潜居水泊，却是替天行道，并不殃民。后来受了招安，遣他征服大辽，剿除方腊，屡建功勋，亡身殉国。平定江南回京之日，可怜所存者不过十分之三，虽加封官职，已是功高不赏，那奸臣辈还饶他不过，把卢俊义宣召到京，赐宴之时，瞒着徽宗暗地里下了慢药，回至庐州，水银毒发，坠水而亡。又将鸩酒赐予宋江。宋江明知有毒，恐怕留下李逵惹是招非，坏了一世忠义，骗他来与同饮，双双而死，葬在楚州南门外，宛似蓼儿洼一般。吴用、花荣，与宋江平日最好，闻知此信，来到宋江墓上，对面缢死，也就殡在一处。那楚州百姓受宋江恩惠的，墓边经过，无不堕泪，春秋常来祭奠。可见公道原在人心。有诗为证：

戴渊昔日出南塘，入洛能殉社稷亡。

今日忠心同类此，空悲父老奠壶浆。

这一段话，是《水浒传》的煞尾。前已讲过，为何重复提起？看官不知，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芽，逢春即发；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则流。宋江一片忠义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

世有志者劝？

他同心合胆兄弟一百八人，为征方腊殁于王事者过半，尚有三十二人。那三十二人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朱仝、李俊、李应、戴宗、燕青、朱武、黄信、孙立、孙新、阮小七、顾大嫂、樊瑞、蔡庆、童威、童猛、蒋敬、穆春、杨林、邹润、乐和、安道全、萧让、金大坚、皇甫端、杜兴、裴宣、柴进、凌振、宋清，或有赴任为官的，或有御前供奉的，或有闲居隐逸的，或有弃职归农的，或有修真学道的。这三十二人散在四方，如珠之脱线，如叶之辞条，再不能收拾到一处了。谁知事有凑巧，话有偶然，机括一提，辐轮吻合，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觉轰轰烈烈，做出经天纬地的事业来。垂功竹帛，世享荣华，成一篇花团锦簇的话。不厌絮烦，且待慢慢的说来。

内中先表那阮小七，从征方腊得功回京，一例升授官职，除了盖天军都统。那地方原是蛮荒徼域，人民梗化，不遵法度。这阮小七又是个粗鲁汉子，不知政体，到任两个月，一味吃酒打人，甚不耐烦。先时破了帮源洞，见方腊的冲天巾、赭黄袍，一时高兴，穿戴起来，摇摇摆摆，不过取笑一番，却被王禀、赵谭看见，道他不该，变脸嗔喝。宋江劝住。那王禀、赵谭又在蔡京面前谮他谋反，蔡京就奏过圣上，削除了官职。那阮小七反得自在，同着母亲仍旧到石碣村一向住居的所在，盖造了十来间草房，土垣竹墙，甚是清雅。寻了两三只小划船，收拾村中几个渔户做了伴当，依旧穿着棋子布背心，在石碣湖中打鱼奉母。

一日，是四月天气，万绿盈门，晴光潋潋。提了一瓮村醪、几味鱼鲜蔬菜，到湖边柳荫之下，蓬头跣足，盘膝坐下，自斟自饮，好生快乐。一连吃了十余大碗，被薰风吹着，酒涌上心中，蓦地懊恼起来。叠着两个指头，自言自语说道：“我哥儿三个，靠着一身本事，赌钱吃酒，惹是寻非，谁敢道个不字。被吴学究说去，撞筹到晁保正庄上，商量打劫生辰纲，图个下半世快活。不料白日鼠白胜败露出

来，只得同晁保正一班儿同上梁山泊。后来宋公明入伙，弟兄们越多了，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无奈宋公明日夜望着招安。天子三降诏书，宿太尉保奏，就收拾朝京。即差我们征服大辽，剿除方腊，赤心为国，血战多年。两个哥哥俱死在沙场，骸骨不得还乡。我蒙圣恩，得授官职，一时孩子气，穿戴方腊服色，被王禀、赵谭造谤，削夺为民，如今倒也自在。挤着气力，打几个鱼，供养老母，再不受这伙奸臣的恶气了，到后来图一个囫囵尸首也就罢了。只是闻得宋公明、卢员外俱被奸臣假传圣旨将鸩酒药死，吴学究、花知寨俱缢死在楚州墓上，岂不伤痛？若依我阮小七见识，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反被他算计得断根绝命！如今兄弟们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孤掌难鸣，还做得什么事？我明日备些酒肉，到山寨里浇奠一番，也见平日的弟兄情分。”一头吃，一头说，把一瓮村醪吃得罄尽。提了空坛碗碟，踉踉跄跄撞到家里，放倒头便睡。

直到明早，红日三竿，方才爬起来。果然叫伴当宰了一口猪、一腔羊，买些香烛纸钱，扛两坛酒，将划船装好了。两个伴当荡桨，慢慢的从石碣湖荡到梁山泊里。从金沙滩上岸，走在忠义堂基址上，一看光景，比前大不相同。但见：

万山料峭，野水苍茫。三关崩塌，四寨空虚。晴天正四月清和，惨雾似九秋黯淡。断金亭下，犹存珠贝零星。忠义堂前，剩得刀枪断缺。杏黄旗破幅挂松梢，锦战袍旧襟堆榭叶。空岩凝血，埋藏腐烂心肝；乱棘招风，挂满焦枯毛发。户额篆文尘燕屎，石碑姓氏蚀苍苔。豺嗥似醉汉鼾呼，虎啸疑登坛叱咤。正是：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那阮小七山前山后各处走过一遍，甚觉伤心。叫伴当搬上东西，摆在忠义堂空地上，点了香烛，满满的斟五七十大碗酒，朝上乱拜几拜，叫道：“晁天王、宋公明二位哥哥，众兄弟英魂不昧，我阮小

七一片诚心，备些酒肉，重到山寨里，望空浇奠众位，都要似生前一般，开怀畅饮。虽是被奸臣所算，害了性命，却也天下闻名，道是我等替天行道、忠心为国的好汉子。我阮小七他日死后，自然魂灵随着哥哥同在一处。”说罢，两泪交流，又磕了几个头，烧化纸帛，叫伴当把猪羊切碎，烫起酒来，大家来吃。伴当道：“不曾带得刀来，怎处？”阮小七道：“不妨，我腰边有解手刀，割来吃罢。”掀起衣襟伸手去摸，笑道：“啊呀！也失带了。也罢，你就把手撕开。”伴当撕肉烫酒，团团坐定，大块肉、大碗酒吃了一回。

阮小七早已半酣，揎拳裸臂的说与伴当们道：“你们不晓得，这是忠义堂。前面扯起一扇杏黄旗，旗上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兀的不见石柱倒在地上哩！大堂中间供养晁天王灵位。左边第一把交椅是寨主宋公明坐。因建一坛罗天大醮，报答神天。七昼夜圆满，上苍显异，坠下石碣，却篆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的姓名。因天文定了位次，不敢僭越，依次而坐。我却是天败星，坐第三十一把交椅。若商议什么军情大事，擂起鼓来，众好汉都聚堂上，听传号令，好不整肃。那两边还有许多耳房、旱寨、水寨、仓库、监房，自受了招安，尽行拆毁。如今变作满地荒草、几堆乱石了。你道可伤不可伤？”

说一回，吃一回，不觉大醉。立起身来，正打点收拾回船。远远山前大路上，敲着铺兵锣，蓝旗对对，执事双双。青罗伞下罩着马上坐的一个官员，吆喝而来。阮小七道：“好不奇怪！这山僻去处，哪有官府来往？”说声未绝，渐渐直到忠义堂上来。阮小七定睛一看，那个官儿模样生得：

骨查脸，鹰眼深眶，绰略口，鼻须倒卷。广有机谋，常多冷笑。相府阶前施婢膝，济州堂上逞奴颜。

你道马上这官是谁？原来就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前日随着太尉陈宗善来山寨里招安的。因他伶牙俐齿、擅作威福，阮小七把十瓶皇封御酒偷来吃了，换上十瓶村白酒。诏书上无安慰之意，众好汉心中不服，一齐发作，扯破诏书。亏得宋江劝解，连夜送下山，抱头鼠窜而去。因他极会逢迎，蔡京十分信任他，要抬举他一场富贵，对吏部文选司说了，讨这济州府通判与他做。领了文凭，到任未及三个月，因太守张叔夜升了廉访使，他便谋署这济州府印。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贪虐百姓，无所不为，人人嗟怨。他思量宋江这一伙虽然销散，那梁山泊旧寨或有旧物埋藏，可以掏摸；余党潜伏，缉捕得几个，倒有些生发。这两日是四月天，蚕忙停讼，没处弄耸，趁闲来此巡察，不想却好遇着阮小七在此吃酒，一见便喝道：“你这伙是什么歹人，又在这里啸聚？左右与我拿下！”

阮小七不听便罢，听见这般言语，火星直喷，如何忍得？提着双拳说道：“我老爷在此吃几杯酒儿，干你鸟事！做张做智要来拿我？”跟随人役有认得的，道：“这便是活阎罗阮小七。”张通判大怒道：“你这杀不尽的草寇，重新在此造反！我今为一郡之主，正要剿除遗贼，怎便违我？如此放肆！”阮小七圆睁怪眼，手拍胸脯，露出那青郁郁刺的豹子来，骂道：“你这腌臢畜生！我老爷也曾为朝廷出力，征战多年，蒙授盖天军都统。哪里钻出来这害民的赃贼，无事便来撩拨老爷！”抢到马前，要提他下来，被众衙役拦住，不得近身。阮小七大吼一声，想要杀他，身边又没有利器，就夺衙役手中藤棍，劈头乱打，把张通判的幞头一下打得歪瘪在半边。众衙役慌忙护卫，当不得阮小七力大，把藤棍一搅，都倒在地。张通判见不是头，扯转马，连抽两鞭，飞也似跑去。众衙役也都爬起逃走。走得慢的，被阮小七抓着一个，喝道：“这是什么野贼？倒来闯事！”擎着拳头便打。那人杀猪也似叫道：“老爷，不要打！不干小人事。这是济州通判，是东京蔡太师府内姓张的干办，新任未久，恐怕泊里另有什么



闲人，故来巡视，认不得老爷，因此唐突。求饶了小人狗命罢。”阮小七道：“既然如此，便饶你。只是你去对那野贼说，敢是天包着胆，没事便来轻惹老爷！”那人得了性命，没口的说道：“小人就去说。”一骨碌爬起来去了。阮小七道：“原来就是那个张干办，不过是蔡京门下一个走狗，岂可为民父母？朝廷好没体统！可惜不曾带得刀来，砍了这颗驴头便好。”正是：

书诗遂墙壁，奴仆且旌旄。

阮小七性定一回，酒也醒了，叫伴当收拾回船。划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候，对母亲说知此事。那婆婆埋怨道：“两个哥哥通没了，你是个独脚腿，每事也要戒些性子。倘那厮明日来合嘴，怎处？”阮小七道：“不妨，老娘放心，我自有的对付，凭他怎地！”当夜无话。明早起来，依旧自去打鱼。

到第三夜二更时分，阮小七睡在床上，忽听得门外有人走动，抬起头来，只见有火光射到屋里，连忙爬起，穿好衣服，且不开门，挎口腰刀，手里提根柳叶枪，蹑起脚来，往墙头外一望。见一二百士兵，都执器械，点十来个火把，把草房围住。张干办带着大帽，紧身衣服，挂一副弓箭，骑在马上，叫道：“不要走了阮小七！”十来个士兵用力把篱门一推，倒在半边，一齐拥入。阮小七闪进后屋，从侧门里跑出，大宽转到前门来。士兵在内搜寻，张干办还在门外马上，不提防阮小七却在背后。说时迟那时快，阮小七轻轻挺着柳叶枪，从张干办左肋下用力一搨，那张干办大叫一声，早颠下马，血流满地。阮小七丢了枪，拔出腰刀，脖子上再加一刀，眼见得不活了。士兵听得门外喧闹，回身出来，不防张干办尸首在地，有两个绊着跌倒。阮小七抖擞精神，一连乱砍了几个，余多的各顾性命霎时逃散。

阮小七走进屋里，连叫老娘，不听见答应。地下拾起烧残的火